

小雨傘店

天氣熱時，街頭有好幾間涼水店開幕；天氣冷時，巷尾有好幾間補湯店開幕。今年東北季風吹來了，雨也來了，一家小傘店悄悄的開幕了。儘管它位於城市中最繁忙的街道上，但白色磨菇造型的招牌上刻著藍線條像是雨絲，走的是抽象路線，加上根本沒有任何一枝傘陳列的門口，還有總是陰暗的室內空間。在這個季節中，天空時常飄著毛毛細雨，許多人淋著小雨急著想買傘，卻還是不曾注意到這間傘店，總是停也不停的走向其他方。就連從小在長大的水果舖送貨小童蜜果，常幫著家裡四處去送水果，來來回回也沒發現，直到這天，灰黑色的雲像水彩渲染一般慢慢推滿整片天空，接著掉下絲絲如銀線般的小雨，蜜果抱著一籃草莓，跑在路上，趕著到街頭的蛋糕店，因為師傅正等著新鮮草莓來裝飾蛋糕；但雨似乎沒有顧慮她的著急，自顧自的像玩遊戲一般，讓本來如銀線的雨絲，變得像粉絲，雨越下越大了。

「爸爸交代，草莓絕不可以淋雨，否則容易壞掉，就沒法放在蛋糕上。」蜜果躲在騎樓下，本來用來防風保暖的風衣早脫下蓋在草莓籃上，她忍不住發抖。

「該怎麼辦呢？雨怎麼不趕快停？師傅還在等我！」蜜果望著天空，急得很不安，突然她看到對街磨菇造型的招牌，上頭刻著一絲絲的藍線條，「這是指下雨吧？下雨？咦？到底是賣什麼啊？」蜜果轉移了注意力，她好奇的緊抱著籃子，過街，走近一看，屋裡頭昏暗一片，更好奇的踏進屋內，狹小的空間裡擺著兩組三層架，上頭稀稀疏疏的擺著幾把傘，「原來是傘店！可是傘怎麼不打開來賣？」蜜果再往裡頭走，裡頭靜悄悄。

「有人嗎？老闆在嗎？」蜜果大叫，店裡一片寂靜無人回應，蜜果乾脆放下籃子走到最裡面，在那裡瞧見有一個人正窩在椅子搖椅上打盹，她大步向前，伸手搖了搖那人，那人猛然驚醒，左手扶著椅子，右手抱著頭，蜜果望著眼前受到驚嚇的人，高聲說：「我要買傘。」

那人停頓了一會，朝著聲音的來源，小心翼翼離開椅子，拿著手杖，摸索著往前，蜜果好奇的看著，她問：「你是店主人嗎？你很老了嗎？你走路的樣子跟我阿嬤好像。」那人停下腳步望著蜜果，蜜果也回望著她，這時蜜果才發現，眼前是一位女子，她的嘴、臉頰都漾出微笑，有張柔和的面孔，但那對眼睛卻是灰白渾濁，沒法子盯著蜜果看。

「我是店主人啊！我眼睛不太好，慢慢走最安全。」店主人無神的眼睛對著蜜果，她淺笑的說。

「你看不到，那怎麼賣傘？」蜜果問。

店主人沒有回答她，反而問她：「小姑娘，你想要買哪一種傘？」

蜜果看她這樣，小聲嘀咕著：「沒看到我，也知道我是小姑娘，真厲害，只是買什麼傘，我講了也沒用，你又看不到。」說完自己走到門口，逕自翻起傘架上的傘，而盲目的店主人依然臉帶微笑跟在後頭。

「這傘可不可以打開來看啊？」蜜果在一陣東翻西撿後，手上多了一把白色的傘，未打開前，可以看見上頭有著粉紅色和綠色的花紋。

「當然可以，傘要打了才能知道全部。」店主人說。

「啪」一聲，蜜果打開傘，順手將傘轉了一圈，大叫：「這傘怎麼不是圓形？」原

來傘面是一朵白色蝴蝶蘭的樣子，五片花瓣中間帶點粉紅色，最外圍還點綴著綠色，花瓣成羽翼狀看起來仿若蝴蝶，展現將要起飛的姿態，隨著傘的開啓，蝴蝶蘭優雅的飄揚風中。

蜜果她愛不釋手緊握著傘說：「好漂亮喔！打開傘變出一朵花，接著又變成一隻蝴蝶。」

老闆以微笑回應，蜜果說：「那我就買這隻傘。」

「嗯！這隻傘昨天才完成，今天就遇到欣賞的人，你和傘都很有福氣。」老闆說。

「真的很特別，你看外面那些人拿的傘，沒有一隻能比得上我手上這隻。」蜜果拿著傘得意的站在店門口旋轉著，傘上的蝴蝶蘭旋轉成一面中間有白有粉紅的轉盤，外頭還鑲著綠色彩帶，果然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。「快看！快看！大家都在看這散。」蜜果大喊，突然她又想到：「啊！我真是沒禮貌，我忘記你不見，還一直叫你看。」

店主人笑了笑，沒回答，這樣的粗魯的問話，她已經歷過許多次。

蜜果決定要這傘，她開心說了聲：「謝謝。」蹲下身拾起放著草莓的籃子，卻又突然放下傘，小心的從籃裡挑出幾顆碩大芬芳的草莓，輕輕的碰了碰店主人的手，讓她伸手接好草莓，一邊謹慎交代：「這是最棒的草莓，不可以摔到。我得走了，師傅還在等我的草莓。」說完，提起籃子、撐著傘轉身走向雨中，店主人捧著草莓快步走到門口，臉朝著她離去的方向，張嘴好像想說什麼，卻還是一句話都沒說，只是伸出手去盛接那天上掉落的雨絲。

蜜果很愛小雨傘店，整個雨季，她只要出來送水果，就一定會到這間店逛逛，跟店主人聊天，久而久之，蜜果知道店主人的名字叫平平，店裡不打廣告，也不宣傳，做傘靠的是手工，賣傘靠的是緣分；而傘店的生意也跟主人的名字一樣，生意平平。

漸漸的，毛毛細雨隨著東北季風的遠離跟著消失，夏天已經來了；若說冬、春之間的細雨，綿綿落下時像是鋼琴曲叮噹悅耳，那起而代之的夏日午後雷陣雨，乒乒落下就像交響曲震撼驚人。

這日天空烏雲罩頂，幾絲銀白亮光先是出現空中，接著雷聲大作，路上的行人有預感再來會是什麼天氣，紛紛加快腳步，不一會路上早已淨空。

閃爍的銀光，配著「轟隆」雷聲，豆大的雨滴掉落路面，這時蜜果抱著水果籃衝進小雨傘店，她前腳踏入，後頭又是一片銀光閃閃，天上再度傳來「轟」的一聲巨響，此時屋內則傳來尖銳的喊叫聲，一陣混亂之後，雷聲弱了，尖叫聲轉成了嗚噎聲，蜜果看到平平的背影縮在地上，衝過去安慰她：「平平阿姨，你有沒有怎麼樣？」


平平聽到蜜果的聲音，轉過頭來，眼角還蓄著淚，怕是被雷嚇到了。蜜果這時發現，平平身後還有一位身穿深藍工作服的戴帽男子，有雙明亮的眼睛也含著水霧，就像是大雨過後窗台上的琉璃珠更顯晶瑩。蜜果發現他正望著自己，連忙微笑問好：「啊！您好，我不知道有客人。」戴帽男子始終帶著淺笑卻不發一語，這時他身旁的平平過來摟著他的肩對蜜果說：「這是我的丈夫淡淡，他頭上帶著的可是靈感帽，他是這些雨傘的創作者。」戴帽的淡淡先生似乎了解平平正在介紹他，他露出誠摯的微笑望著眼前的蜜果。

「好奇怪喔！你不會說話嗎？」蜜果好奇的問，淡淡卻不回答，自顧自的低頭工作，

此時盲眼的平平雖然看不見，卻已聽見所有的畫面，她微笑著說：「我們夫妻一個眼盲，一個失聰。」

「那你們怎麼遇到對方啊？」蜜果很好奇。

平平拉一旁的椅子休息，蜜果可以看見淡淡在一旁工作著，平平開始說故事：「我們相遇在一個雨天，我帶著盲人手杖敲著導盲磚想躲進騎樓閉雨，那時雷聲轟隆聽起來很驚人，我的聽力又比任何人敏銳，那雷聲打得我心砰砰跳，突然，我感覺到一陣很強勁的氣流，是奔跑時的空氣，接著有個人撞到我了，『唉呦』一聲，我先跌到地上，接著感覺到有人跌到我身上，那人知道撞上了人，連忙爬起來，將我從地面上拉起來，那瞬間我感覺到他的手是粗糙的，從地上起來後，我揉了揉被撞到的地方，心想：這人也太沒禮貌了，撞到人都不說對不起。就在這時候，我感覺有人將我的上衣袖子、長褲褲管都往上翻，我嚇呆了，那人摸了摸關節處，確定我沒事，我聽見他舒了一口氣，接著他將盲人手杖塞回我的手中，從頭到尾他都沒有說話，寂靜在我們兩個中間蔓延，直到他伸出手抓住我的雙手，我感覺他深深的對我鞠躬，我知道那是對不起的意思。我連忙抓著他的手心，在上頭畫了一個：) 的符號，我的微笑表示沒關係，他懂了，他接著在我手上畫了一個接著又打了個X，最後又畫了代表閃電符號的⚡。」平平邊說邊在蜜果的手掌心畫下相同符號，她想複製當時的感受給蜜果。

「我知道他不喜歡那光亮的感覺，我也在他手上畫了一個又打個 X，接著做出跟雷聲一樣的『轟！轟！』節奏，他的指頭在我手上點兩下，表示  知道；那天晚上我們坐在騎樓下，用手指互相說了一個晚上，透過掌心，我知道我可以跟這個人溝通！」

「那又為什麼會開小雨傘店？」


「認識後，我們一起去過很多地方，我當了他的耳朵，他成了我的眼睛。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變成一個完整的人，我很怕雷，淡淡則是怕閃電，每回只要有雷電，我們總會嚇得緊緊相擁，有一次，又是打雷下雨，我們在一位老婆婆家躲雨，老婆婆借給我們一把油紙傘，說：『如果有些美麗的東西讓你們度過這些可怕的時光就好了。』」平平說完找出那隻古樸的油紙傘，一打開，可以看見傘上畫的小屋，以及濃濃的桐油味。

「所以美麗的東西就是傘？」蜜果一邊把玩著傘，一邊問。

「嗯！我們開始研究做傘，我把聽來的、想到的，都畫在他的手手心，然後淡淡也會自己觀察，綜合整理後，淡淡會把設計好的樣式畫在傘布上。」

「所以沒有兩把傘是一模一樣？」

「嗯！不可能，每把都是獨一無二。」

「那我幫你們推銷。我很愛說話，我們家的水果舖都是我在叫賣。我可以  當你們的嘴巴，大家都說我是大嘴巴。」蜜果的話將平平逗笑了，淡淡在一旁抬頭看見，雖然不完全明白怎麼回事，但他也跟著平平笑了，蜜果希望自己真能讓小雨傘店的生意變好，將傘店的傘都推銷出去。

「那就這麼說定了，現在為了慶祝這件好事，我來泡茶給你們喝！」她說完快樂提著水果籃拉著平平到廚房，不一會兒，一壺水果茶端上桌了。

「裡面有我家香甜的玫瑰蘋果、冬天留下來的珍貴柳橙和甜蜜的蘋果鳳梨，加上你

們這裡的紅茶！這杯喝下去，酸甜酸甜，心情都好了。」蜜果像個推銷員，盡職的推銷茶，空氣中瀰漫幸福的香味，突然淡淡舉起手，蜜果看見馬上問：「淡淡叔叔，還想再來一杯對不對？」淡淡一臉訝異的望著她，然後指了指自己的工作桌。平平在一旁說：「他是突然有靈感，想要做傘了！」只見淡淡坐在桌前用筆彩繪桌上的帆布，那是一整面綠色的布，接著點綴著各種形狀的水果切片，紅皮象牙白的蘋果切片、橙黃的柳橙切面、還有帶著綠色葉子的鳳梨。蜜果看見了，驚呼一聲：「太棒了！我要這把傘。」

她看見淡淡將帆布細心裁剪後，小心縫於骨架上，這時盲眼的平平，則坐在一旁幫忙將布繃到最緊，讓每一塊傘面都是牢牢與骨架緊合。兩人合作無間，盲眼的女主人能精確掌握布與骨架的位子，而男主人則是一針一線都能縫對位置，絲毫不曾誤傷妻子。

蜜果捧著茶，滿足的看著這一幕。

現在蜜果除了是家裡水果舖的跑腿小童，也順便當起小雨傘店的活廣告，總是撐著平平和淡淡所做的傘，到處去送水果，這些風格獨特的傘，果然吸引了街上其他人的目光，每天都有人到店裡去買傘，儘管小店的招牌依然不起眼，但靠著口耳相傳，店裡的傘還不到雨季，就已經賣光，沒有庫存了，買不到的只得預定，蜜果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

這天她抱著一顆西瓜要跟平平和淡淡兩人分享，一到門口卻看到平平一人寂寞的坐在門口，背後是空空的架子，牆上卻貼滿訂單。

「平平阿姨，你怎麼了？怎麼沒去幫淡淡叔叔的忙嗎？」

「淡淡已經不需要我的幫忙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，縫傘的時候沒有你幫忙固定，怎麼…」

「他說請別人來幫忙就好。」

「那樣式呢？」

「他好忙，我們已經好多天沒有安靜說話了。淡淡只說這些人只是要支傘，我們就做以前做過的樣式就好。」平平無力的說，蜜果感覺到她灰色的眼眸越顯暗沉。

看著平平落寞的表情，蜜果有些害怕了，她不敢相信，怎麼會這樣？她幫平平將西瓜切片，端到淡淡的工作室，就看到淡淡常帶的帽子不見了，只剩一頭亂髮，蜜果拍拍他的肩膀，指著片片紅西瓜，淡淡也只是輕輕一瞥，點點頭後就持續趕工。

在回家的路上蜜果越想越不對，這跟她想的都不一樣了。生意好應該是要心情變好啊！怎麼快樂離平平叔叔和淡淡阿姨越遠了呢？這樣可不行！要想辦法！

幾天後，蜜果又出來送水果了，她身旁多了一隻小跟班，「娜娜！快走！師傅等著要新鮮的芒果呢！」蜜果手上抱著一籃大芒果，米白色的小狗則咬著一只小籃子，跟在一旁邊跑邊跳，他的耳朵一隻翹起來，一隻塌下去，模樣可愛。蜜果帶著娜娜送完貨，就到小雨傘店。娜娜一見到平平，不怕生的猛搖尾巴，平平看不見她，蜜果對平平說：「帶個朋友來看阿姨。」說完，拉著平平的手去摸娜娜，平平的手才一靠近，娜娜就偷偷舔著她的掌心，逗得平平呵呵笑：「是隻小狗呢！」「對啊！我前幾天送貨時，在街角發現的，偷偷給了他一根香蕉，他就一直跟著我回家，我發現他不吃其他東西，只吃水果，我求爸爸求了好久，總算願意讓娜娜留下來。」

「她叫娜娜，是因為香蕉？」平平輕輕摸著娜娜。

「對啊！平平阿姨，你好厲害。」蜜果抱著娜娜柔軟的身體說：「他現在是水果娜娜，也是我的寶貝。」

「真好。」平平羨慕的說。

「平平阿姨，但我要跟妳說，娜娜除了是水果狗，也是雨傘狗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娜娜不喜歡雨天，我在下雨天要帶他出門送貨的時候，他都不肯跟。我要拜託你和淡淡叔叔幫他做一支傘啊！這樣他才可以常常跟著我到處送貨。」

「這……」平平猶豫。

「拜託嘛！你們幫娜娜一下嘛！」蜜果哀求。

最後平平拗不過蜜果，帶著娜娜去找淡淡，淡淡卻忙得連頭都沒抬起來看他們。蜜果看到這情況，指揮著：「娜娜，去叫淡淡叔叔。」娜娜順著蜜果手指的方向，快樂的衝過去。淡淡聽不見他的吠叫聲，娜娜沒有見過不理他的人，好奇的用鼻子在淡淡腳邊聞了聞，淡淡感覺到一股濕潤和搔癢，他總算移開注意力，卻一眼看見這隻毛茸茸的動物，嚇得跳起來，這跳躍的弧度之高，讓蜜果和平平都笑了。

淡淡望著這隻狗一會，娜娜這時猛搖尾巴，開心的對著淡淡汪汪叫，平平走過去，拉著淡淡的手，感覺到這陣子的趕工讓淡淡的手變得更粗糙疲憊。平平指著娜娜，指了指蜜果，然後她攤開淡淡的手掌心，在上頭畫了一根香蕉，又指了指娜娜，然後她又畫了一把傘，再指向娜娜。蜜果知道平平已經開始幫她說這件事。淡淡的表情很訝異，他讓平平去摸放在桌上一疊厚厚的訂購單，他想說：「我們沒有時間幫娜娜做傘。」這時蜜果忍不住插嘴了，她走上去，拿起整疊單子，收進籃子裡，然後指著時鐘和桌子，說：「這樣就有時間了。」

淡淡的訝異與平平的歡欣，讓蜜果知道事情就要不同了。

平平 and 淡淡接下幫娜娜做傘的任務，而蜜果則開始聯絡客戶，她昭告大家：「小雨傘店人手吃緊，即日起不能指定交傘的時間，要讓店主人慢慢做，如果無法接受，則把訂單退回給顧客。」本來以為很多人會不想等，沒想到大多數人覺得這麼好的傘慢慢等待是值得的，反而希望享受收到傘的驚喜。

平平 and 淡淡回到他們剛開始做傘的時光，他們觀察了娜娜，抱抱他，跟他玩耍，感覺他的需要。最後他們幫娜娜設計了一把可以掛在項圈上的傘，傘面是透明的帆布，打開後，娜娜的視線依然可以一覽無遺，讓他跑起來更安全。

傘，真的做出來了，當傘正式讓娜娜帶在身上時，正值下雨天，娜娜一戴上傘，就快樂的在雨中橫衝直撞；而蜜果則是撐著她最初買的蝴蝶蘭傘，在一旁大叫：「雨傘娜娜，走吧！我們送貨。」

兩把傘上都有著店主人夫妻親自製作的保證書，那是兩個手印，一左一右組成心形。蜜果和娜娜步入街道時，雨已經停了，他們卻還是撐著傘走回家，路人們停下腳步注視著他們的傘。蜜果的聲音，遠遠飄來：「娜娜，以前有個詩人很厲害，寫過一首詩，你聽喔！----下雨了，花開了，雨停了，花謝了。」

「汪汪！」

「猜出來了嗎？雨傘娜娜。」

「汪！汪！汪！」娜娜搖晃著他頭上的傘。

「聰明！水果娜娜。」

小雨傘店的夫妻站在外面，盲眼的平平微笑著聽著蜜果和娜娜的嘻笑聲，失聰的淡淡則微笑著望著那兩朵傘花。